

# 「鄉下人」是怎樣走向白宮的

當反戰民謠《美國優先》在密爾沃基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響起的時候，特朗普的競選搭檔、年僅39歲的J.D.萬斯微笑著走上演講台。

萬斯曾加入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服役，擁有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出版過風靡一時的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但他還不是一個特別引人矚目的競選演說家。和特朗普相比，萬斯與觀眾的互動顯得不太協調：當他期待台下熱情回應時，掌聲稀稀拉拉；當他試圖表達嚴肅觀點時，與會者又突然沸騰，歡呼聲連成一片。

在演講中，來自阿巴拉契亞山區的萬斯批評拜登支持的貿易協定將工作機會轉移到海外，對海外戰爭的支持將青年送上戰場。「拜登搞砸了，我的社區為此付出了代價。」在槍擊事件中受傷，右耳纏著繃帶的特朗普坐在台下，望著萬斯，不時露出欣慰的笑容。

從「絕對不會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到忠誠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派」政客、特朗普的翻版，萬斯政治觀念在過去八年間發生顛覆性變化。他的逆襲之路，也是特朗普與共和黨關係轉變的寫照。

**貴人相助，殺出一條血路**

2021年2月的一個暖冬下午，萬斯走進特朗普在海湖莊園的辦公室。這是兩人第一次見面，氣氛難以用融洽形容。

將萬斯引薦給特朗普的是數字支付公司PayPal的創始人、風險投資人彼得·蒂爾。他最出名的一次投資，是在2004年給馬克·扎克伯格投資了50萬美元，這在未來給他帶來了4億美元的回報。

萬斯與蒂爾相識，要追溯到2011年。當時蒂爾在萬斯就讀的耶魯大學法學院發表演講，這位億萬富翁反思了兩種社會趨勢：當精英陷入殘酷且無意義的文憑競爭，技術創新也陷入停滯。萬斯後來撰文回憶說，蒂爾的演講是他在耶魯學習期間「最重要的時刻」，改變了他的職業軌跡。身為基督徒的蒂爾甚至動搖了萬斯對宗教的看法。在遇見蒂爾之前，萬斯秉持著「愚蠢的人是基督徒，聰明的人是無神論者」的看法。多年後，萬斯受洗成為了天主教徒。

耶魯大學畢業後，萬斯曾短暫做過法律方面的工作。2016年，在萬斯出版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的同一年，他加入了蒂爾旗下的風投公司Mithril Capital。2020年，萬斯在家鄉俄亥俄州開設了自己的基金公司Narya



7月18日，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特朗普（左）和萬斯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Capital，蒂爾也是投資人之一。蒂爾喜歡借用托爾金奇幻小說《指環王》中的物件給公司命名，萬斯也做做了這種習慣。Narya是一枚力量之戒，可以給予使用者抵抗暴政、壓制和絕望的力量。在此期間，萬斯投資了多家支持保守派的科技平台。

當蒂爾在2016年因支持初次競選的特朗普而備受矚目時，萬斯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成為特朗普的批評者。他在給朋友的短信中稱特朗普是「美國的希特勒」，還在《大西洋週刊》撰文形容特朗普是「文化海洛因」，向白人工人階級提供虛假承諾，而未來美國「會有真正的良藥來取代MAGA的短暫高潮」。在一次訪談中，萬斯更自陳是一個「絕對不會支持特朗普的人」。

隨著參選州議員的想法逐漸明確，萬斯的態度發生了轉向。當萬斯走進特朗普的辦公室時，後者的案頭放著厚厚一摞文件，大多是萬斯從前批評特朗普的文章。萬斯決定立即道歉，他告訴特朗普，自己相信了媒體的謊言，誤會了特朗普。據知情人士對媒體透露，這次會談持續了近兩個小時，內容涉及2020年大選、國會山騷亂後特朗普的政治困境，以及俄亥俄州的參議院選舉。萬斯似乎減少了特朗普對自己的疑慮，當談話結束時，特朗普告訴萬斯要保重，時常過來看看。

海湖莊園會面過去5個月後，萬斯宣佈競選俄亥俄州即將空缺的參議員席位。當時共和黨內初選中，民調表現最好的是前俄亥俄州財政部長、來自「茶黨」派系的喬希·曼德爾。曼德爾背後有頗具影響力的保守派組織「增長俱樂部」的支持，該組織投放了150萬美元的廣告，一遍遍播放著萬斯過去批判特朗普的帖文，提醒選民他投機倒把的「黑歷史」。這些攻擊，一度讓萬斯的民調表現十分慘淡。

蒂爾又拉了萬斯一把，他向後者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了1500萬美元。這筆參議院競選史上最大額的個人捐款，幫助萬斯扭轉了在競選中的頹勢。與此同時，萬斯在電視辯論和保守派脫口秀節目《塔克·卡爾森今夜秀》的表現，給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朗普非常關注辯論中的表現，一直對2016年自己在電視上叫板希拉裡的經驗津津樂道。他幾次對人稱讚萬斯是「辯論殺手」，展現出過硬的素質。辯論一個月後，特朗普正式為萬斯背書：「萬斯過去可能說過一些我的壞話，但他現在明白了，而我也看到了這一點。」最終，萬斯在競爭激烈的共和黨初選中擊敗曼德爾，殺出了一條血路，並成功在那年秋季戰勝了民主黨的挑戰者。

**「參議院的MAGA交易者」**

2022年11月15日，特朗普第三次宣佈競選總統。在海湖莊園舉行的總統競選啟動儀式上，只有寥寥幾個共和黨人的身影。在一周前的中期選舉中，多位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遭遇滑鐵盧，預測的共和黨「紅色浪潮」最後只泛起淡淡的漣漪。

當傾向共和黨的媒體紛紛拋棄特朗普、追捧新星德桑蒂斯時，萬斯在2023年1月於《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稱讚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為特朗普撐腰。自那時起，萬斯總是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特朗普在曼哈頓被刑事審判期間，萬斯加入了前者的隨行人員團，不遺餘力在電視上為其辯護；當特朗普遭遇「未遂暗殺」，萬斯立刻在社交媒體指責拜登是罪魁禍首，即使當時調查結果還未出爐。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內，參議院中許多共和黨人與他意見相左。萬斯認為，自己的使命是在參議院內推動特朗普的議程。他與霍利、盧比奧、科頓等較為年輕、傾向於民粹主義的保守派結盟，呼籲共和黨放棄自由貿易、全球化等舊有主張，擁抱提高關稅、限制移民、國家強力干預經濟等理念。

萬斯也是參議院中少數公開反對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經濟援助的共和黨人之一。在特朗普的支持下，萬斯和他的保守派同僚否決了一項將援助烏克蘭和打擊南部邊境移民的措施結合起來的兩黨協議。高中畢業後，萬斯曾作為海軍陸戰隊隊員被派往伊拉克，這段經歷讓他對二戰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產生了懷疑。

與一般的MAGA政客不同的是，萬斯與參議院的進步派民主黨人展開了跨黨派合作。去年3月，俄亥俄州發生嚴重的危險品列車脫軌事故，導致有毒化學物質洩漏後，萬斯與民主黨參議員謝羅德·布朗聯手起草了《鐵路安全法案》，提議提高鐵路行業的安全標準，並幫助安排了特朗普的俄亥俄之行。同一年，在硅谷銀行倒閉後，萬斯與參議院銀行業務委員會的伊麗莎白·沃倫共同制訂了一項計劃，要求聯邦監管機構在銀行破產時收回高管的新酬。

雖然這些草案均未進入參議院，但跨黨派合作為萬斯贏得了「參議院的MAGA交易者」的名聲。萬斯說，這些合作，反映了自己對大企業的懷疑，而這種懷疑往往讓他和進步的民主黨人而不是傳統的親商共和黨人站在一起。

萬斯來自俄亥俄州米德爾敦一個破碎的家庭：父母離異，母親濫用藥物。萬斯能僥倖長大成，全靠堅強的祖母。在讓他聲

名鵲起的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中，萬斯描述了「鐵銹地帶」白人工薪階層的社會崩潰，包括工作機會流失後催生的貧窮、濫用毒品、家庭暴力的問題。有書評人認為，這本書解釋了美國工人階級對精英階層的憤怒，正是這種憤怒在2016年推動特朗普上台。雖然萬斯沒有提出解決家鄉弊病的方案，但當時他確信特朗普並不是問題的答案。

競選參議員期間，萬斯向《紐約時報》解釋了自己的轉變。他稱過去自己和許多政治精英一樣，關注特朗普的「風格元素」，而忽略了他任外交政策、貿易和移民問題上的獨到之處。萬斯也用「腐敗」來解釋自己從反對特朗普到擁抱特朗普的轉變。「讓我對特朗普的看法發生最大改變的是，我看到了我們體制中的腐敗。」

今年3月，萬斯在《政客》新聞網的專訪中稱，美國在經歷幾十年的衰落後，已經進入「共和後期」，來到文明徹底崩潰的邊緣。而美國政界要麼不願，要麼無法應對社會的停滯。萬斯認為推選特朗普是美國擺脫文明崩潰之路的唯一希望。為了確保特朗普當選，他準備採取極端甚至可能違反憲法的手段。

早前有記者問萬斯，如果2021年1月6日他是副總統會怎麼做時，萬斯毫不含糊地表示，自己會按照特朗普的意願，阻止對選舉結果的認證，而非像彭斯那樣與特朗普對抗。他甚至建議，特朗普重返白宮後應該立即解雇大量中層聯邦官員，如果最高法院介入阻止，應該公然違抗最高法院的命令。

萬斯大學時期的同窗對《華盛頓郵報》回憶說，當年萬斯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四年後進入大學讀書，雖然他在學生中年紀較長，但臉龐圓潤、棱角模糊，給人一種稚氣未脫的感覺。這位同窗感歎，如今萬斯看起來不一樣了，蓄起林肯式的絡腮鬍，「他追求一種嚴肅的男性主義，他看起來就像一個特朗普的年輕翻版」。

**四年後扛起共和黨大旗？**

當萬斯接受提名，正式成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時，距離他40歲生日還有兩個星期。他在參議院任職不到兩年，在一眾副總統人選中政治經驗最少。

一般來講，副總統的人選要麼有能力為總統候選人帶來選票，要麼能吸引總統候選人影響力無法覆蓋的選區和選民群體，要麼在政治履歷上互補。其他呼聲較高的幾位候選人，古巴裔參議員盧比奧可能為特朗普帶來更多拉美裔選民，黑利可能會平息溫和派選民對特朗普的擔憂，但最終，特朗普選擇了一個年輕版的自己。

為何特朗普最終選擇了萬斯？親近特朗普的人對媒體提供了不同的解釋：作為第一個獲得主要政黨提名的「千禧一代」，萬斯的年紀可能會緩解選民對特朗普年齡的焦慮；出身貧寒、逆風翻盤的萬斯更能與鐵銹地帶的工人階級選民產生共鳴；此外，萬斯在硅谷的關係將為共和黨開闢新的資金來源；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卡爾森則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告訴觀眾，萬斯「並不像其他人一樣暗中憎恨特朗普，他從根本上同意特朗普的觀點」。

「我不確定萬斯是否對特朗普的競選有幫助。他不是一個競選人選，而是政策人選、執政人選。」共和黨民調專家尼爾·紐豪斯對媒體表示。這種與傳統選舉策略相悖的選擇，或許反映了特朗普的志在必得。在2016年，特朗普尚需選擇彭斯來爭取黨內建制派和福音派選民的支持，如今共和黨已緊密團結在他的周圍。

特朗普曾表示，他在2024年想要一個不會犯錯、看起來十分得體並能幫助他獲勝的競選搭檔。他還表示，他認為競選搭檔對選民的選擇影響不大。《衛報》指出，萬斯可以很好地扮演「攻擊犬」的角色，在特朗普有所保留的時候，萬斯可以強硬起來。比如，為爭取獨立溫和選民的支持，特朗普躲過暗殺後選擇降低政治氣氛、呼籲政治團結，而萬斯對拜登和民主黨的討伐，則能鞏固MAGA選民的支持。

當萬斯在中期選舉後與特朗普越走越近，他的貴人蒂爾與特朗普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今年6月在科羅拉多州的一次會議上，蒂爾表示，除非有人「拿槍抵著我的頭」，否則他不會投票給特朗普。即便如此，蒂爾還是給特朗普打去了電話，呼籲後者選擇萬斯做副總統。

得益於早年間的風投經歷，萬斯與蒂爾之外的億萬富翁和投資者建立了廣泛且緊密的聯繫。今年3月，萬斯向特朗普的長子小特朗普引薦了自己的另一位密友、著名風險投資人戴維·薩克斯。3個月後，薩克斯在舊金山的豪宅舉行籌款晚宴，為特朗普的競選活動籌集了1200萬美元的捐款。

除此之外，萬斯還得到了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臉書前高管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等人的支持。這些人一直在幫助萬斯提高他在富豪圈子和社交媒體上的知名度，並不斷給特朗普打去電話，遊說他選擇萬斯作為競選夥伴。

媒體大亨默多克、對沖基金大亨肯·格裡芬在內的幾位共和黨傳統金主則極力遊說特朗普不要選擇萬斯。這些建制派保守人士更喜歡經驗豐富、對大企業更友好的政治家，比如默多克就在旗下的《紐約郵報》社論中為另一位候選人道格·伯格姆背書。

## 下南洋的鴻漸人——菲律濱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雪琴 編譯

連生病的小托尼也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就在大家都要走出地窖時，托尼的哥哥，21歲的雷蒙·許寰哥卻說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我們為什麼要出去，日本人叫我們出去就出去嗎？他們要抓我們就下來抓吧。」於是雷蒙就與他家的兩個傭人留在下面，但是他的懷有身孕的妻子娜迪維達特已經走出了地窖，雷蒙想勸阻她出去，但來不及了，她已經與她娘家的幾個兄弟姊妹出去了。雷蒙就這樣與他的家人永遠分開了，他與其他幾個人留在那裡，他在瞬間做出了這樣的這個決定保存了他的性命。

蹣跚的孕婦、懵懂的小嬰兒、哭泣的小孩，羸弱的老人們，一起走出了地窖，但日本人對他們沒有絲毫的憐憫。特裡尼達特，她是剛結婚的新娘，當日本人靠近她時，她害怕得大聲尖叫起來。雷蒙在地窖裡聽到了她的尖叫。大家都很害怕，哭泣聲、尖叫聲混雜在一起，雷蒙完全分不出來他妻子的聲音。日本人的吼聲、菲律賓人的哀哭聲，刀劍刺殺的聲音，此時，整個德拉薩學院籠罩在一片血腥恐怖之中。然而，躲在地窖裡的雷蒙卻無力挽救他的家人，這是他生命中最難忘的時刻，雖然他僥倖活下來了，但那一刻的恐怖記憶卻永遠都無法抹去，彷彿是世界末日來臨。

奇怪的是，日本人居然沒有到地窖裡面去檢查。也許他們認為菲律賓人一貫膽小柔順，聽從命令，所以日本士兵不用再麻煩去檢查地窖。

那天晚上，一切歸於安靜後，雷蒙從地窖裡爬出來，在凌亂、充滿血腥味的屍體堆裡，他發現了他的父親安東尼奧，母親維多利亞，他看見他的兄弟姐妹，都蜷曲在學校的操場上。他看到特裡尼達特的丈夫比利·阿基諾還活著。而他的母親維多利亞已經沒有了生命的氣息。

雷蒙的父親安東尼奧傷得很嚴重，流了好多血，但還有一絲氣息。他見到雷蒙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他母親的情況，「告訴我你媽媽怎麼樣了？」他不得不告訴他母親已經離世的實情。「我覺得我該告訴你，但我又不忍心告訴你。」小安東尼奧叔叔說。雷蒙看到他的妹妹露露倒在地上。她抱著三歲大的兒子理



查德，被日本人連刺了三刀，其中一刀刺中了她懷中的孩子，很致命的傷口。安東尼奧趁日本人刺殺其他人時，連忙將他的女兒掩護在屍體下面。日本人以為她死了，就離開了。後來雷蒙發現她還有一絲氣息，但傷得很嚴重。雷蒙發現妻子娜迪維達特還活著，但傷勢嚴重，留了很多血。安東尼奧叫他趕快找美國醫生來輸血救命。這時，美國人與菲律賓人都趕到德拉薩學院來救治受害者，雷蒙表示願意不惜一切代價來挽救家人的生命。但是美國醫生說他們只能盡可能救治最有希望生還的傷員。娜迪維達特最後因為失血過多，不幸不治身亡。娜迪維達特與安東尼奧在同一天去世，那是1945年2月13日，德拉薩學院慘案後的第二天。露露幸運地活下來。兩天之間，雷蒙就成了一個孤兒、一個鰥夫，一個失去雙親的嬰兒的父親。

2月底，就在德拉薩慘案兩周後，菲律賓軍隊與美國軍隊攻佔了馬尼拉，馬尼拉徹底解放。「美國軍隊立即解放了聖托馬斯大學，釋放了被關押在裡面的美軍士兵。美國人接走了他們的同伴。日本人曾試圖燒燬聖托馬斯大學，那裡有很多他們擄掠的物資。」

在三巴洛克的避難所，何塞許寰哥還不知道他的家人們在德拉薩的悲慘經歷。戰爭結束後，外祖父一直在打聽他弟弟安東尼奧一家的消息。因為他的馬匹被盜，外祖父與家人不能去德拉薩學院避難，他們才倖免於難，否則可能遭遇與安東尼奧一家一樣的命運。但他們的境遇也好不到那裡去，他們一直都在炮火中顛沛流離，四處躲藏。當他們在瑪魯古特時，才聽到了德拉薩慘案的消息，但還是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家人們是否還活著。